

年軒聞

光

血影

錄



民國五年十月再版

刀光血影錄一冊  
定價大洋六角

月刊  
**小說新報**

內容 每冊十五萬言

插畫 小說 談薈 香囊 豈牘 藝  
府傳奇 彈詞 諧藪 劇史 謎海

價目 全年十二冊

全年大洋四元  
半年二元二角

每冊大洋四角  
郵費外加五分

贈品 第二年贈例零售不贈

全年贈畫四幅

半年贈畫三幅

郵費七分二厘

版權 所有 翻印 必究

譯述者 濱江濁物  
發行者 國華書局

印刷者 國華書局

分售者 各省書坊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國華書局

# 序一

女子之可述者有三。曰德。曰才。曰色。色不易得。才色兼備。則尤難。若三者俱全。是難之尤難矣。嗚呼。此黃淑華之所以難能而可敬也。淑華以碧玉之姿。丁紅羊之刦。遭家不造。母兄被戕。焚弱質。陷於暴兵。在尋常女子處之。必爲威武所屈。不獲全貞。卽明曉大義者。能捨生取義。視死如歸。已屬不易。多觀乃淑華獨異。是等而進之力爲其難夫。一死自全者。淑華之易事也。復仇殺賊者。淑華之難事也。淑華爲其難而不顧。忍辱合垢。臥薪嘗胆。卒之有志竟成。如願以償。當其遇難之時。甘言給賊。同行千里。而賊不之犯。復仇之日。鳩酒殺賊。同處一堂。而賊不之知。其才何如。身遭強暴。

皭然不汚大仇既復一死自明其德又何如是蓋大丈夫所難兼備者弱女子乃無不爲之非所謂足以驚鬼神而震河嶽者乎慨自世變以來教化凌夷風俗頽敗君子道消小人道長而道德之墮落以女界爲尤甚聞貞烈二字幾將掩耳疾走避爲學究村談循是而往不至人禽之界泯滅不止聞淑華之風其亦有奮臂而興投袂而起作中流之砥柱者乎瀨江許君近取淑華事蹟著成刀光血影錄吾知是編一出有功世道人心當非淺鮮書成丐吾一言以爲弁爲謳謝疊山句曰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吾敬淑華之殺身成仁尤敬淑華之從容就義故於刀光血影錄樂爲之序

歲在丙辰墨隱廬主昆陵李定夷譏

## 序二

余讀隋唐之史。觀陳夫人既事文帝。復下蠱楊帝。輒歎婦人受人之德。君亡而不能以身殉。反折節以事仇人。雖不得謂之貞心。蓋亦負恩矣。及觀天寶。軼事祿山反叛。貴妃賜死。毅然奉命。毫無苟生之態。以爲婦人至此。欲不稱爲奇女子。不得也。而孰知禮教衰。教之餘。又有黃淑華。其人能保堅貞之節。而刃仇人之胸。殺賊自殉。節智兼全。嗚呼烈已。夫女子至於今日。孱弱極矣。矯柔豔妝。無非爲男子行樂之具。愛之抱諸懷。憎之幽於室。低首宛轉。莫敢誰何。卽有人焉掠之。而汚其身。稍有廉恥者。惟掩面啜哭。涕泣自傷。下之更棄。舊喜新。逢迎之惟恐。不得其歡。聲名敗烈。莫此爲甚。誰有如淑華之從容就義者哉。平四維不張。一二南代遠禮教。日墮倫紀。蕩然爲情囁。

嗚。遑論從一求之近百年中如北宮嬰兒其人者尙不一二而况如淑華以女子之身奄有節智哉瀨江許子濁物有刀光血影錄之作述淑華狀賊事靡詳許予以彬蔚宿學而傳貞女烈事吾知其必有可觀者在也繪聲繪色亦漓亦淋有識者見之自當拳服膺更何待鄙夫之贅一辭以爲褒貶然竊謂以文章之典麗而稱道許子者抑亦末矣溯自人羣競侈中饋失叙闡內之範邈然已久許子憂之而爲之述蓋欲以婦人而重勉婦人也其志豈在以文章名世歟豪傑俠烈魁奇之士泯泯然不見功名於世者多矣而淑華以一弱女子獨得許子之闡揚不可謂非幸也余旣深羨淑華之女德更服膺許子之文采故爲之序

丙辰春一月古越劉裴邨序於滬上之旅次

# 刀光血影錄回目

- |     |          |          |
|-----|----------|----------|
| 第一回 | 默寫碑文野史開幕 | 宴設湯餅外祖題名 |
| 第二回 | 求應試卽席賦新詩 | 游泮宮名場欣得路 |
| 第三回 | 秋風贈蹬棘闌失意 | 冰雪聰明絳帳傳經 |
| 第四回 | 美婦佳兒同時完娶 | 拋妻撇女撒手歸真 |
| 第五回 | 妙語解頤消釋悲懷 | 吟詩步韻共尋樂事 |
| 第六回 | 送遠行絮語叙離悰 | 聞警耗傷心憐愛女 |
| 第七回 | 慘黯烽烟全家遭刦 | 淒涼夜月三美聯吟 |
| 第八回 | 住危巢養晦學農圃 | 驚豔色灌畦遇強梁 |
| 第九回 | 思深慮遠疑心無限 | 威脅利誘矢志不移 |
| 第十回 | 千里奔馳甘心從逆 | 半月期望轉眼成空 |

刀光血影錄

二

第十一回

恨綿綿淒吟傷心句

情切切雌誦斷腸詞

第十二回

書室對泣互悲身世

華堂稱觴共盼捷音

第十三回

芳心輾轉預防後患

姦謀深沈不忘前因

第十四回

黑夜行兵洲平九洑

白天慘殺殃及全家

第十五回

懷利器矢志戮仇人

因阻風無意逢義妹

第十六回

采石磯邊千秋遺恨

湘潭市上二賊談心

第十七回

旅邸蕭條傷心自叙

燈光黯淡絕命成詩

第十八回

色心重熾明作慇修

假意相從暗投毒藥

第十九回

刀光閃閃深夜誅仇

血影紛紛從容就義

第二十回

一片心香淒涼弔烈

三尺桐棺寂寢歸魂

紅羊 佚聞 刀光血影錄

瀕江許慕義著  
昆陵李定夷評

第一回

默寫碑文野史開幕

宴設湯餅外祖題名

嗟乎。荆軻。蟲政之流。專諸。要離之輩。身雖長往。而英氣颯颯。流傳人間。後之人披書留連。徘徊弔古。猶如覩其義烈。英風而豔稱不置焉。若夫深閨淑女。朱門弱質。身逢禍亂。猝遭強暴。卒能完節全貞。從容鎮定。手刃讎仇。大恨以雪。其智深而勇沉。謀遠而慮周。雖古之烈丈夫。又何加焉。然其人而爲紅線兒。翁隱娘。之流。亞乎。則騰空躍跡。飛劍誅仇。玩強徒於股掌之上。全節操於亂離之中。固其餘事。無足異也。茲則璇闕深處。弱不勝衣。嬌如帶露之花。匱錦幔而猶恐日炙。柔若初苗之草。覆雲堦而難禁風摧。幼庇萱蔭。未聞吒咤之聲。長事詩書。不識刀劍之面。自宜身藏瓊樓。根蒔月殿。高築避風之臺。享豔幅於瓊闌。嫁得金龜。之培慶。和平於室家。始可以彌情天之缺陷。靖孽海之波濤。翻却千古紅顏薄命之例。而成一代之風流。佳話也。已乃長空皓月。偏被雲遮上苑。瓊葩終遭雨濕。身隨紅羊之刦。難返碧海之魂。燕棲危幕。覆巢竟無完卵。鵠集枯枝。滿眼都生荆棘。烽火連天。旌旗蔽日。居圍城而心胆俱碎。聞鼓鼙而夙夜頻驚。猶幸。

未變於賊手。詎意翻危於官軍。蓋大帥之號令雖嚴而麾下之肆虐仍酷以致火延崑崙。玉石俱焚。毒偏閭閻。天日皆黯。痛母弟之慘死。悲兄嫂之淪亡。全家既已灰燼。弱息復遭擄掠。此身何幸。竟罹陷害。欲死不能。難脫網羅。嗟乎。昊天不弔。降厥兵戈。毒饑所至。逞問良賤。當此之時。固無所謂人道也。然芳心堅決。謂畏強暴之侵。而柔腸轆轤。早定報復之策。刀光閃閃。取得仇人之頭。血影紛紛。盡灑香羅之袖。深讐既報。俾死者瞑目。含笑歡喜於冥漠之中。大恨全消。卽生者亦懸樑自盡。歸魂於乾淨之土。若金陵烈女黃淑華之舍生取義。手刃仇人。報怨雪恨。從容就死。其義烈英風。昭垂千秋。誠不愧爲女中丈夫。巾幘英雄矣。彼荆軒鼎政之流。專諸要離之輩。恃血氣之勇。憑一時之憤。猶能獵取卓卓之名。使後世史家噴噴稱道。豔羨不衰。若烈女之苦心孤詣。智勇兼全。深思密慮。孝烈俱備者。又烏可以不傳乎。烈女姓黃氏。名淑華。字婉梨。江寧上元縣人也。父秉良。讀書積學。爲名諸生。性情方鯁。不稍假借。然外雖嚴峻。內實寬厚。歷代業儒。積祖書香。青箱付託。無慚清高。門第黃絹。輜靡不愧。儒素家風。雖非巨富。却也席豐履厚。幸忝小康。無須問產。求田傳至。秉良之父。但以詩書自娛。不知生計艱難。漸就衰替。寢致中落。秉良復慷慨成性。輕視財帛。遇鄉里之貧乏。無告急難。相求者。輒傾囊廄濟。絕無吝色。且幼失怙恃。依於叔姪。小子何知。聽其剝削家資。代理未免。浸漬漁遊。及長成所餘。已無幾矣。而秉良天真爛漫。絕少機心。但感撫育之勤勞。不問家貲之盈絀。日惟閉戶讀書。下帷攻苦。外事置諸不問。年十六。卽以批首游庠。文宗極贊其人品卓越。

學問淵博。常譽之曰。黃生落落寡合。胸襟開展。有風光月霧海闊天空氣概。今雖雖伏無聞。將來雄日蛟龍。冰池中物。但得風雲之助。吾行見其夭矯不羣。昂頭天外矣。逢人說項。衆口皆碑。一經譽揚。身價十倍。秉良自此蜚聲庠序。鄉里盡知。更益以儀容俊美。丰度翩翩。豔麗如芙蓉映日。飄逸如楊柳迎風。之者莫不舌撫氣下。咸啧啧稱之曰。黃家郎。風流雋逸。飄飄欲仙。豈久屈人下者。將來鴻飛冥冥。鵬程莫里。不可測也。於是富家巨室貴族豪宗。開東閣之門。設甥館之席。皆欲得秉良爲坦腹東牀。以光門楣。人媒妁絡繹不絕。戶限幾穿。非曰李家之女美而豔。卽曰張家有女賢且淑。秉良爲所纏繞。煩雜不堪。概以婉言謝絕。時有裴翰林者。家住秦淮河畔。宅鄰莫愁湖邊。淡於榮利。退居林下。生有一子一女子。名小滄。久已授室。女年二八。待字閨中。孔雀屏開中選。無人玉鏡臺。高擇墻殊苛。裴公愛秉良品學兼優。氣宇不凡。願以愛女許之爲婦。因情冰人轉致其意。秉良以裴清門望族。江左華宗。得締絲羅。榮幸奚似。且深知其女精通翰墨。德性純良。以主穎繁誠內助也。乃商之叔姍。慨然應諾。擇吉迎娶。入門之後。夫婦和順。倡隨相得。鼓瑟鼓琴。其樂可知。然秉良家已中落。處境頗艱。殊勿能支茲殘局。不得已。設帳授徒。藉區區之修脯。添補家用。猶幸才名素著。生徒頗多。一室咿唔。生涯殊不落寞。裴氏復工於針黹。終日勤勞。爲人作嫁。所入亦復不少。以是之故。漸覺寬裕。不憂凍餒矣。光陰如駛。寒來暑往。春秋代謝。已歷十載。此十載中。裴氏連舉三子。長名乃珪。次曰乃璋。三曰乃璉。塔前玉樹森森。挺秀膝下芝蘭郁郁。生者家庭之樂。至

此極矣。秉良每於課餘無事之時，與斐氏對坐室中，命乃珪、乃璋讀書習字，而乃瑾依依膝下，口中咿唔，效兩兄誦讀之聲。有時亦以手握管，作伏案學書之狀。秉良抱之置於膝上，授以筆畫，略少之字，竟能認識，不復遺忘。歡聚一堂，融融洩洩，絕無憂慮。此樂雖南面王不易也。然家庭之間，雖圓滿無缺，而秉良於歡娛之中，尚有一隱恨之事，藏於衷懷，每一念及，恆太息痛恨，不能自己。蓋秉良具屈宋之才，華擅班馬之學識，胸羅錦繡，字吐珠璣，溫飛卿八叉之號，殆無愧乎。曹子建七步成章，庶幾似之。青年學富黃卷，功深摛華，振采羲皇，退飛舒紙，揮毫風雨，驟起復益，以深沉堅決之毅力，奮勇精勤之苦心，夙夜自勵，春秋無間，燃藜代燭，家雖貧而學殖無荒，刺股引錐，身縱倦而吟誦不輟。移魏收之胡床，向日驅寒，銳管甯之木榻，下帷攻苦，困勉若斯，能事盡矣。古所謂足不出戶，目不窺園者，又何加焉！宜乎胸咽丹篆，掌盈墨書，凡汲冢斷簡之奧，龍威祕笈之文，莫不虔以陸公之廚，貯以邊韶之笥，傳千古之絕學，成一代之文豪也。識者覩其學廣識博，秀絕寰宇，業精力勤，氣冠儕輩，咸目之爲翰苑之才，公輔之器。卽秉良亦自以爲取青紫如拾芥，獵功名若操券矣。乃機雲才調空高，洛下之名而燕許文章不中試官之選，自入泮以來，食餼之後，凡科試歲試，無孚不利，獨至應試秋闈，雖苦心孤詣，竭力經營，詞如敲金，文成戛玉，而衡鑒室中，終遺滄海之珠，明遠樓前難免孫山之痛。蓋已三戰秋風，幾揮血淚矣。嗟乎！魄蕩魂驚，無過盼捷之時，心傷目慘，最是報罷之候。讀書人熱心功名，殆無不以斯舉爲畢生之恨事。一世之缺憾也。秉良屢躉名場，

隱痛在心。非特書齋獨坐枯寂無聊之時。如轆轤之在胸。卽稠人廣衆之中。家室團聚之候。雖尋歡取樂。欣喜無盡。猶未嘗釋然去懷。故有時書空咄咄。對影喃喃。大類癡狂。有時嘆息痛恨。唏噓飲泣。無故生悲。蓋皆戀戀於功名之所致也。裴氏恐其因此成疾。恆婉言相勸。剴切曉喻。期其忘懷。秉良雖心以爲然。順從良言。暫時拋却。而緩了眉尖。又上心頭。非不竭力排遣。強自遏制。然衷懷抑抑。終難消釋。淨盡毫不念及。猶幸家運亨通。添丁有信。裴氏紅潮不至。已有半載。初尙以爲并月所致。茲則漸漸膨脹。已將足月。秉良每謂三子已足。惟冀再生一女。今見裴氏。又復懷姪。乃欣然言曰。卿已連舉三雄。此度定獲一雌矣。裴氏笑曰。君之性情可謂奇矣。女生外向。古之語也。而君常望生女。其意何居。秉良應曰。重男輕女。世俗之人。往往如斯。豈知天地靈秀之氣。恆鍾於女子乎。如曹娥。緹縈之孝班姬。謝女之才。千古豔稱。非女子耶。與其生不肖之男。何如生賢淑之女乎。况兒女繞膝。子壻滿堂。乃爲全福。第有男而無女。亦天倫之缺憾也。吾故深願得一女子。以彌此憾。裴氏聞言。不禁笑曰。君意甚善。妾亦深望得一女子。以償君願也。自是而後。秉良日盼生女。而功名之心。反漸淡矣。歲月如流。轉瞬之間。裴氏已將臨蓐。秉良望女心切。倍覺鄭重。自檢達生之編。親理催生之藥。預囑裴氏。靜坐房中。并僱穩婆。時時看護。諸事俱備。惟俟臨盆。乃待至三日。尙無動靜。秉良自裴氏足月之候。卽不令其耽心家務。一切雜事。均由自理。更益以塾中功課。晝夜勤勞。疲倦已極。遂至書室。靜坐調攝精神。正在瞑目靜養之際。忽聞步履之聲。自外而入。舉首翹盼。始知

妻兄裴小滄降臨。忙起身迎曰。舅兄日內公事大忙。許久不晤。今日甚風吹臨。小滄笑曰。吾以俗務纏身。久失問候。疏忽之至。今日特奉母親之命。看望妹兒。未知已否生產。秉良恭身應曰。荷承岳母慈注。二日間定可生產。語竟。卽遜小滄入坐。小滄亦不謙遜。遂於上首坐下。謂秉良曰。妹丈亦知近日時事。頗為不。佳乎。秉良答曰。弟以令妹將欲臨蓐。久不出外。時事如何。絕未留意。舅兄倘有所聞。敢請為弟一言。小滄笑曰。弟亦不過耳。食餘睡。恐不足據。以爲憑。惟昨得友人來函。言及李沅發反於湖南。大頭羊大鯉魚等擾亂沿海。勢極猖狂。頗為可慮。并附有碑文一紙。係敘述新寧縣烈女爲賊所掠。竟能全節報仇。其事並非虛偽。所作碑文。乃係駢體。極其哀豔。秉良本有文字之魔。一經言及詩詞文章。不論優劣。總以得能。目覩方始暢懷。茲聞言及駢體碑文。亟思一見。遂謂小滄曰。一紙碑文。事極微眇。而貴友遠道函致。定必文章佳妙。舅兄可否。賜弟一閱。以闊眼界。而擴心胸。小滄應曰。此文底稿。未帶身旁。妹丈意欲一覽。幸吾尙隱約記憶。其中雖有遺忘之處。然大致猶可不差。何妨默寫一過。與妹丈觀看乎。秉良大喜。卽倩小滄坐於案前。取筆研墨。默寫碑文。小滄遂移身近案。舉筆寫曰。

星現斗極兵。貞蚩尤羽書。夕至警報宵。馳謝小娥。戮力復仇。著千秋之奇節。費宮女負心刺賊。垂百世之令名。幾疑萬古無儕芳蹤。莫繼詎知十室之邑。貞媛斯誕。

秉良看小滄寫至此處。亟曰。起段已覺哀感悱惻。以下當更可觀矣。小滄拈筆沈吟曰。下文尙有虞潭之。

妣固係命婦。張茂之妻夙受皇恩殉節而亡。捨生取義。分所應耳。無足異也。一段文字竟盡却忘。此時且空去一默。待吾明日送於妹丈。觀覽再行增入。乘良點首應允。促其速寫。小滄又提筆寫曰。

則有裔出炎帝派延中州。

秉良覩此不禁訖曰。烈女竟係黃氏。與吾系出同宗。真堪欽幸。小滄點首笑曰。誠然。誠然。印往下寫曰。幼卽知書長擅定識。鯉庭秉訓之年。烏几吹黎之夜。青燈勤讀。絳帳春生。黃卷靡編。芸窗日永。蓋詩禮之教。稟承有自。故堅貞之性。歷久不泯也。

小滄停筆言曰。此段文字叙烈女之稟承家教。故能矢志堅貞。以下卽叙其失怙之痛。受教於兄。因何又皆不復記憶。較之自行撰述。尤爲艱難。祇可暫時空去。隨後再補矣。遂又寫曰。

方謂瓊闌柔姿璇閨弱質。貌欲羞花。不遭雨滴容堪替月。永免雲遮。乘龍有兆。協簫聲於秦檣。跨風旋催。受銕臺於溫氏。並肩有玉。攜手生春。翻薄命之成規。享和平之幸福矣。孰意戎馬關山。銅駝荆棘。刦罹紅羊。冤沈碧海。春光洩漏。舉室盡罹。兵戈江水。迢遙片帆。竟渡楚峽。大仇未復。傷心之淚空滴冰壺。深恨難平。絕命之詞已傳玉版。

小滄至此復沈思良久。曰。以下文字似叙烈女遇一閨中舊識。亦以不受污辱。投江而死。其後遂舍舟登陸。於逆旅中。智鑒仇人。然後從容就義。猶記中有燒酒方領龍泉復舉。一聯句來。極爲沉痛。如何竟不記。

憶秉良笑曰。既已忘却。何必多事思索。待返府後。檢出原稿。付吾一閱。可也。小渝點首應曰。吾歸去之後。即當送上。決不食言。但末後一段。却都記得一字不忘。吾當寫出。遂又提筆疾書曰。

於是繡閣知音深閨舊侶。念攻玉之情。敦分金之誼。三尺桐棺既殮。俠骨一盂。麥飯復奠。香魂歸耗。飛馳鴛塲。重建三千里旅。慨遙迎返於故土。億萬年華表高。靈永垂。令聞靈兮歸乎。當泯遺恨。魂有知也。應釋餘悲矣。

秉良看其寫畢。不禁贊曰。文情悱惻。極其哀豔。此種駢文。頗見力量。無怪貴友遠道函致也。但未窺全豹。終難愜意。務請擲下原文。俾吾一閱。小滄點首答曰。此時歸去。即行送來。遂起身辭別而行。秉良送去小滄。回至書室。猶未坐定。忽聞履聲橐橐。步入室中。回首而視。見乃珪含笑而入。微笑言曰。母親產生一妹。慈躬康泰。請父親放心。秉良聞言。欣然笑曰。我極欲生一女子。不意果然遂願。亟命乃珪相偕入內。看視產婦。見裴氏甚有精神。不覺疲倦。心頗喜悅。略談數語。回身而出。整備洗三之事。裴氏身臥床中。瑣屑之事。均須秉良經理。栗碌匆忙。時光易逝。早又三朝。秉良生性疏略。不喜繁華。故未通知親友。湯餅筵席。祇有裴公夫婦。因看視女兒。於清晨乘轎而來。見裴氏生產平安。生之女相貌端莊。頗為欣然。秉良遂請裴公為新生之女。題取閨名。以便呼喚。裴公笑曰。吾視此女長眉細目。美豔無比。長成之後。定然淑順溫婉。德容俱備。即取名淑華。字曰婉梨。賢婿以為如何。秉良恭身答曰。承蒙岳父錫以佳名。長成之後。當令

顧名思義。勿負期望也。絮絮談論。天早旁午。酒筵已備。乃珪邀請外祖父母入席飲酒。裴公夫婦謂秉良曰。既無外客。何用備辦酒筵。秉良笑曰。岳父母慈駕光臨。聊備水酒一樽。以表寸心。裴公夫婦亦不客套。入席上坐。秉良旁坐相陪。乃珪乃壇下首斟酒。裴老夫人又令乃瑾坐於身畔。相備飲酒。一席五人。並無外客。毫不拘束。欣然暢飲。頗覺快意。裴公酒至半酣。忽謂秉良曰。今歲正值科試之期。乃珪文章工候純熟。亦當令其報名應試矣。秉良答曰。乃珪今方一十六歲。年齡過稚。小增之意。欲待至下科始令觀光。裴老夫人不待言畢。亟點首曰。此語深合吾意。年幼之人。何用過亟。不妨略緩數年。始令赴試也。且攷試之時。人山人海。異常擁擠。更須晝夜辛苦。年幼之人。何能堪此。裴公笑曰。汝之所言。真乃婦女之見也。攷試之際。人數雖多。魚貫而入。何能擁擠。至於晝夜不眠。都因腹內空疏。作文遲滯所致。若文思迅疾。不待天晚。已可外出辛苦。何有吾看乃珪。年雖幼小。文字極佳。儘可令其應試。何必更待下科也。正是

剛獲鳳毛。開喜宴。又聽虎榜。快題名。

此首回也。一起卽隱括全書。籠罩無遺。而猶以爲未足。更以一篇碑文。隱隱約約。包羅下文。尤妙在殘缺不完。趣味無窮。誠妙文也。

## 第二回 求應試卽席賦新詩 游泮宮名場欣得路

裴公於飲酒之間。稱贊乃珪。勸秉良令其赴試。秉良因其年紀幼小。尙在躊躇之際。乃珪已起身出席言